



杜詩言志卷十二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  
將遠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此詩亦分數節此第一節二韻四語總提一篇言  
所以有詩之由夫老向巴人裏者久居夔府也今  
辭楚塞隅者將遠江陵也夔府非可久之地江陵  
為歸路之始然則入舟宜樂而今翻不樂解纜宜  
喜而今獨長吁此時此情吾願與天下言詩者細

加抽繹蓋人之情莫甚於感因感生境因境成趣  
因趣成著至於著則有固結而不可解者是以古  
修道人欲屏絕一切根塵今少陵因亂離而漂泊  
於夔峽非所得已其視夔峽原為不可一朝居者  
而今流連至於三年其間風物之美因境而成趣  
如瀼西之甘林東屯之夜月相與依戀者匪朝伊  
夕一旦棄而違之遂不能無別離之感故此等苦  
處皆泛漂泊得來夫使不遭亂離不至漂泊則此  
夔峽中景物何至入少陵之懷抱而中傷之故知  
多一聞見根塵不如少一聞見根塵之不生罣碍

也此一段至情至理俱從一翻字內做出然則少陵之長吁非為別甘林等物乃是追怨漂泊之致令多此一般業障耳

窄轉深啼伏靈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  
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  
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  
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  
鹿角灘名真走險狼頭灘名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卧負  
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罄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  
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

春燕鷗鳥辜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  
金樞沉笋苞初荻沙葦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  
檣鳥絕島容烟霧環洲納曉哺前聞辯陶牧轉眄拂  
宜都縣郭南畿好路入松滋縣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憇息  
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哀迷賢與愚飄蕭將素談  
汨沒聽洪壚

此第二節承上言長吁時之所見真有令人心心  
反骨者我舟之過窄轉入也惟聞深啼之狹其浮  
虛而往也如隨亂俗之鳧其兩岸之石苔直欲凌  
人几杖其寒山之空翠直來撲我肌膚其壘壁之

嶺岷森排霜劍其奔泉之跳擲四濺水珠其藤蘿  
之上下相參也為杳為冥其樹林之榮枯相雜也  
或濃或淡峯名神女盡娟妙之形容宅號昭君難  
信有無之真確但留出塞怨惜之曲難追陽臺夢  
盡之歡此亦足以弔古傷今撫時感事矣而尤有  
驚魂動魄者忽而棹入盪渦如擺闔之騰沸舟橫  
激浪恐欹斜之轉輸濤聲之澎湃如地脉之隱風  
雷波光之閃灼如天衢之耀冰雪灘有名鹿角者  
真如挺而走險有名狼頭者真為載輿跋胡當此  
危行惡灘之上授命者何須變色惟高卧以聽之

自反者何負微軀於是傾側之餘書史盡遭傾撓  
裝囊半壓涇濡如此九死一生臬兀方臨而斯須  
得脫豈非邀倖乎由是乘平川之決赴衆壑之趨  
乾坤之大直與漲海同其昏霾雨露之恩且向春  
蕪而施其洗滌鷗鳥既可牽絲驪龍安其濯錦爾  
乃日云暮矣落霞沉絲綺之琴夜將闌矣殘月壞  
金樞之駕春風披拂葎笏苞曉露敷榮蒲茸小  
出春雁將歸猶爭水馬南燕獨早已逐檣鳥水馬當是  
水中小蟲如鍛蝨之類註引海馬誤矣煙霧之中遙看絕島曉浦數  
畧已納環洲方辨陶牧之在前倏拂宣都之已後

南畿縣郭北望津亭其舟行之速下流之駛如此  
既而漸入坦途息勞朗咏意暫遠而樂笑忘所歷  
之賢愚惟將素髮飄蕭一聽洪爐之汨沒而已一  
節內共三轉初言舟中所見之清冷繼言舟行所  
過之險峻終言一日夜間早達於平坦得以憩息  
而朗咏下節遂入已懷

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  
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鼎造化樸直乞江湖  
灑瀕險相與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却區區  
此第三節承上言我之去夔遠楚固已聽其漂泊



然豈無以自問乎夫邱壑終老豈余素志文章抱  
負亦將求所以報君柰此生遭際非無聖主而所  
如不合終哭窮途卧疾淹留雖早廁于儒林蒙朝  
廷之恩賚而一鳴輒擯空鼎造化於太靈於廢江  
湖乞存樸直歷盡艱險何殊艷潁堆前濁世獨清  
不異滄浪之水浮名自此知屬無益而懶計終老  
何愧生平耶此節正言漂泊之苦下入時事

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  
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援鶉首麗泥塗  
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

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蕭未必免崎嶇  
此第四節承上言我之漂泊固如此而今之時事  
則有措施違悖者其輕文治而重武功太平之象  
正未有期也余茲遠過天皇寺而觀古畫圖見古  
聖賢之義冠博帶其足以垂世作則者若彼又過  
蒼梧舜廟而悲古帝王之不可再見蓋以今日之  
兵戈不息四郊多壘朝士尚兼戎服君王且按湛  
盧旄頭倣擾天紀皇都下比泥塗彼帶甲之卒徒  
身皆貴重而窮經之髦士道術殊疎其放逸者如

出塵之鶴其奔走者非轅下之駒以是人才委頓  
終無撥亂反治之人伊呂既不可得韓彭亦不易  
呼徒使五雲高懸于太甲而六月之息何日得搏  
於扶搖之上耶則蔡元之病莫甦將帥之權無統  
我之漂泊於江湖之上者其崎嶇正未有艾也全  
篇四節皆從漂泊二字生出其機軸迴環照應錙  
銖不爽至琢句之奇鍊字之潔寫景之工寓情之  
妙極長篇排體之能事非他人之所能造也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

嗟余竟軼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  
河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華蒙塵飛  
萬姓悲赤子兩宮棄斃微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非  
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  
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荼苟懷策棲盾無所施  
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  
夜看鄴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  
老杜寫懷詩不一而大畧相似以其所懷者不出  
此數事也數事維何以君國言之則胡雛之逆節  
乘輿之播遷廟社之傾敗無以解其憂憤以已事

言之則葵忠之莫獻直言之見放遭時之亂離無  
以喻其悲怨以民生言之則閭閻之凋敝賦稅之  
煩興上官之督責無以釋其哀痛故偶一感觸即  
為嗟訟此詩因將遠湖南感其漂泊之益遠而作  
此前一首是嘆息國事看他先從人生大義說起  
言所貴為丈夫者以其能體天心行直道而得志  
與否無非此一點正氣不可磨滅有此正氣然後  
有此懷抱不然即是一肚皮膾贅何足以向人言  
而形諸歌咏耶獨是此中正氣倘遇得志之時行  
所得為不復見於語言即不得志而獨善其身亦

可山林終老何有歌咏惟是遭逢轍軻與中懷之  
所素期者大相違背如胡雛逆節翠華蒙塵赤子  
堪悲紫微拋棄二紀之間奸雄各立是非是其禍  
亂之生豈臣心之所樂觀又迨至朝常再樹而軍  
儲督課賢者迫於形勢棲盾一無所施又豈有心  
世道者之所忍聞此正先王罪已之時傑士奮興  
之會而鄴城氣暗龍池波靡齒髮已就哀謝雖有  
深意但陳苦辭有何益哉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  
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噉噉幽曠心奉奉異平素

衣食相拘鬪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里浸江樹  
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  
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  
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  
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任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  
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騫羸瘠且如何鬼奪針灸屢  
擁滯童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  
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哀步  
此後一首則言己身漂泊之事承上言邦國之危  
既因法則之壞而聖王不作令人遐思虞舜而蒼

格之悵望彌深飄颻桂水何以為心哉世既不用  
我而我亦與世長辭譬之潛魚不復銜釣走鹿豈  
復返顧覺與平素所抱之葵誠亦稍稍變易矣况  
因衣食拘閔朋知隔遠風濤千里逆行無期井竈  
塵埃舟舫數具加以老病牽纏俗務瑣溢雖曰人  
同一死亦何必取足名數以困頓無極耶徒使多  
憂之狀遺笑於桃源拙計之餘遠滯於銅柱毒深  
災瘴擺落維艱盜勝虎狼中原占踞昔賢避亂皆  
在此路賢愚雖別馳騫則同於今羸瘠日增針灸  
莫效徒為僮僕之所厭倦篙師之所齟齬終當挂



帆歸去而天意尚未可知暫為南方之客勉強登  
眺展步羅浮豈吾之所得已者哉前一首是繫懷  
君國後一首咨嗟已身總因遭際輾轉遂出處皆  
無勝慨然公私總係正道與彼營營苟苟患得患  
失之鄙夫相去遠矣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  
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  
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  
霜風凍七澤烏鬢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